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古文辭類纂  
七十五卷

九十五歲老人沈毓桂署





董印姚氏古文辭類纂王氏續古文辭類纂序

生民之初情志動乎內風氣應乎外發為音聲語言以相交足達意而止稍進乃有文字孳乳施之簡策衆名既立詮寄始形連屬比類自成軌則萬事以察百世可俟於是體制蕃興作者代有剛柔靜躁稱感而出好尚不同工拙異趨自書契以來語其流變不可勝窮矣然道之顯者備在六藝前乎此者刑定之所從後乎此者雖應物多塗取捨萬端莫能外焉夫性情所由宣道術所由立人倫之津遠治世之樞機固有不資於文者用之朝廷邦國極於閭巷疇酢非誠不達非義不順苟違其道則羣志睽乖而菑患用起矯偽之辭民弗信也誑耀之言民弗從也故治世之文質厚而溫潤亂世之文傾詖而獷儻循理則爾雅密深用私則交誣互訟君子觀於一世之文章而其政教可知也若夫馳騁氣勢研鍊篇幅矜飾宗派競相題目以為能事者抑亦未已當清之世桐城有方苞劉大櫟姚鼐之徒名為能古文天下言文章者稱桐城雖未能深探六藝之本要其屬辭潔而有法陽湖李兆洛得



彙所集古文辭類纂久乃出之幾於戶傳人學自屈原賈誼以逮其師之所  
造述叙次流別斐然有倫觀其所擇信非苟焉者也其後流風振於湖南而  
湘鄉曾國藩最為雄桀長沙王先謙慕其餘習因有續類纂之刊視前書則  
不逮而乾嘉以來之鴻筆大略在焉故二編者不惟綴文之士所宜窺涉欲  
稽時俗升降亦將假鑒於斯今國家更新未遑文藝好異者或謂古法可棄  
審時所行轉益蕪葦知言者憂之苟未能反之結繩則先民之桀安可輕毀  
邪會文堂主人是以有取於姚王二纂廣之石印將利其流播用溉始志其  
諸皮弁鼓篋之倫信能觀乎此編亦可遠於鄙倍然後漸之以仁義潤之以  
禮樂庶乎道德可成文學可興矣戊午冬至清冷居士書

古文辭類纂序目

庸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末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亦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和其所以爲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之特也在作者之自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  
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  
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  
爲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賈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卷一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麟解 改葬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錄龍說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三首錄其一 明黨論 為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論 權論錄四首孫武六國填籍高帝

衡論錄三首御將甲法田制 卷三

蘇子瞻志林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 歐國任俠始皇扶蘇范滂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

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讐解 劉才甫息爭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



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 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

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愚溪詩序 卷七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

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

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公傳 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汧口志序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

十卷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真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十一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十三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五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讐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讐議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七

蘇子瞻上皇帝書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園丘合祭六議劄子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十二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二十

蘇子瞻對制科策二十 策畧一 策畧四 策畧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二十 策斷三首錄中下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二十四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為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

二十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二十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讐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

二十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二十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竇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

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李翊

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十三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諫議書<sub>三十</sub>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sub>含</sub>序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册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

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sub>填</sub>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

石處士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為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sub>三十</sub>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仲兄文甫說 名二子說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日喻贈吳彥律

稼說送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三十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

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篤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茶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三十四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月上太公尊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賜

南粵王書 二年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十三年除肉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後元年求言詔 前六年遺匈奴書 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景帝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三十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神爵二年

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三十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鱷魚文

三十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坊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三十一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子傳 筠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

烈婦傳 章節婦傳 先妣事畧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方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畧

韓退之毛穎傳九十一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瑱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

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瑁峴臺刻文、之采刻文、東觀刻文、碣石刻文、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十四

韓退之平淮西碑、處州孔子廟碑、南海神廟碑、衢州徐偃王廟碑、柳州羅池廟

碑、袁氏先廟碑、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四十一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清邊郡王楊燕奇碑、唐故相權公墓碑、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銘、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四十二、河南令張君墓誌銘、太原王公墓誌銘、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

統軍劉公墓誌銘、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試大理評事王君

墓誌銘、孔司勛墓誌銘四十三、封州董府君墓誌銘、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河南

少尹裴君墓誌銘、李元賓墓銘、施先生墓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貞曜先生墓

誌銘、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扶風郡夫人墓誌銘、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

墓誌銘 女挈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四十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四十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

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四十 張子野墓

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

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給事中梅公

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四十

王介甫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

士征君墓表四十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

銘 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

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

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四十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

吳子善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碣 曾公夫人

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公夫人墓誌銘<sup>十五</sup> 歸熙甫公友方思曾墓表 趙

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三墳志 女如蘭墳志 寒花

葬志

方靈皋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sup>五十一</sup>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

同官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李生壁<sup>五十二</sup>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鈿潭記 鈞鈿潭西小邱

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

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sup>五十三</sup>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序飲 序碁

李習之來南錄三十  
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遊儵亭

記 豐樂亭記 菱谿石記 眞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

廟災記 叢翠亭記五十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

救菑記 擬峴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

越州鑑湖圖五  
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五  
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鼂无咎新城遊北山記五  
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畏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遊凌雲圖記九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夢陽劒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已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十六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一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遣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六

遠遊

卜居

漁父六

宋玉九辯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對楚王問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

六

賈生惜誓

鵬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非有先生論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六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

文七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解難 反離騷六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九

張平子二京賦 思立賦七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一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二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三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五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四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

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

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五十七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校栞古文辭類纂後序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風行海內，學者多有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乾嘉之間，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鏞始栞於粵東。道光五年，江寧吳處士啟昌復栞於金陵。然康氏所栞，乃先生乾隆間訂本，後二三十年，先生時加審訂，詳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鑒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吳氏栞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栞，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本僅同治閒楚南楊氏校栞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閒學者雖多讀此書，容有未知康栞爲先生中年訂本，吳栞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栞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譌，不如吳本經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嘗異之，劉殊庭諸君嘗校之精，然康氏栞本實出先生高弟李申者。李君又實司校栞之役者也。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譌，均未精善，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者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尙非各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此書，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阮以

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闕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爲古文約選劉海峯學博所爲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啟發卽所纂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卽出行笥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先生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卽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雒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間四方書賈足跡罕至鄉塾所讀不過俗行古文析義觀止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藏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棗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囿矣至棗版改從毛氏汲古閣所棗古書格式字畫力求精審又康刻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氏資治通鑑眞氏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眞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卽句讀尤不可輕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晁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



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之論我朝乾隆三年冬

詔彙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曾上重彙經史事宜劄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為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指義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為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祕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間有破句有失兩書本指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尙未能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已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而已惟承淵所讀間有句讀與前人有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刪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為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吳之本校彙雖未精善而兩序實能發明姚先生所纂大指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

更不敢再贊一辭焉

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後學李承淵書於上海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武進李君兆洛申耆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峯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爲古文之衰且七百年，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爲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通其摘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爲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於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乎己，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徧不該，馳騁事物，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閱傳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

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沈酣淫談者，往往而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言，不若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先生爲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爲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六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謹識。



吳刻古文辭類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啟昌任爲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啟昌亦以家事卒未及爲也後數年興縣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啟昌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閒乃不能無稍異蓋先生於是書應時更定沒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夫文辭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之作知文章者蓋擯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眞希元諸君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迄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所選或止科目時文之計自茲以降蓋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能等差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之餘纂文辭者抑教之末也顧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而知之的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變論昔人而毫釐無失也哉違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爲也執一得而言之狹而不足爲也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眾而至今訖無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毫耄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蒐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

辨嗚呼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啟昌於先生既不敢負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取鄉所錄藏本，與同門管異之同梅伯言、曾亮、劉殊庭、欽同事，讐校閱二年而書成。是本也，舊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業門人江甯吳啟昌謹記。

論辨類一

古文辭類纂一

賈生過秦論三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漢書作仰關，史記作叩，痛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為當，師古乃譌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篇中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俱作始皇，謂按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為秦王，似宜惡暴秦不稱其諡，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梠以鞭

管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駁閱肆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

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籬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

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

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紕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



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窾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辭類纂

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為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

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贈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可死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段闕者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闕者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

此段闕者仍承害至爲備患生爲防葛茅  
順甫云正譬雜述各無數語是筆力天縱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

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

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闕佛仍承棄君臣父子意天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

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爲君故其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傅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

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

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舊塘先生云此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為齊獻曹趙王文法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



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藎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曰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劉海峯先生云結處反覆辨難曲盡瘦硬已開牛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

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

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

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遣。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

授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

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

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

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己，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爾按此文風格蓋出於左國

###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窟窞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局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



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四首錄二首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皆字圖下。實土四層。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

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太山，不足為高；魏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此卑者極卑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此高者極高若異於中道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

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鋌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人人怨皆民字避諱後未改耳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

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治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



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

亂人亦當作亂民

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

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得，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非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真西山云此篇開架宏開辯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

###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董塢先生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爲史佚

###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

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豈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其末。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

古文辭類纂卷二  
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特勁健而飄灑

海峯先生云文



論辨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

歐陽永叔本論三百錄。其大。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

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干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

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

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

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斂國怨乎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

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子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子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

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閒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閒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歐公之論平直詳切

陳悟君上此體為宜

###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

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  
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  
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  
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  
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  
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  
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  
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  
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  
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  
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  
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  
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  
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  
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



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可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

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  
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  
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  
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  
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  
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  
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  
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  
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  
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  
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  
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  
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  
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

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執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執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徂徂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之

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茅順甫云：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峭娜，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劉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斂圓轉如轉輪。

###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入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旣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旣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

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入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



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執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此文首先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致。

此當堯之時舉

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子一人。子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旣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

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故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

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二首

并序。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

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  
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  
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  
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  
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執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  
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  
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  
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  
魏不果帝秦此執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  
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  
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  
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執而禁之  
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  
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敢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

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欵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



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執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鮑叔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

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閒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頽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

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辭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

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執，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執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執，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執，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



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執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執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鼯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鼯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  
土千里淇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  
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  
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  
其果不失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執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  
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  
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  
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  
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  
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執不可也  
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  
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  
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

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執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衡論

十首  
錄三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一，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

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蹏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

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執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賣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俱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醫履，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閒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

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節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紬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執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旣幸而不罰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

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訛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閒，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

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執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執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閒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閒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閒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閒。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閒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



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古文辭類纂三終